夜航船

■孙道荣

每次理发师在割完了我头上的“韭菜”,给剩下来的韭菜们清洗的时候,他总是一遍遍地挠着我的头皮,而那块痒酥酥的头皮,他却总也挠不到。唉,看来挠头皮这个事,还真只能自己挠,就像人生中的痒,只能自己挠,人生中的痛,也只能自己去疗伤。

理发师在我头上割韭菜

被人理了几十年的头发,忽然觉得,理发师在给我理发时,多么像割韭菜。

之所以忽然生出这个念头,是因为我发现,头发多么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割了一年又一年,我们的脑壳子上,仍然韭菜丛生。唯一的不同是,随着年龄增长,“韭菜们”变得稀疏了,原来是黑黝黝的,现在变得斑白了,像多年生的韭菜,终于开出了一朵朵的白花。

小时候我也割过韭菜。薅起一把,揪成一簇,挥起镰刀,咔嚓一声,韭菜就被拦腰割断了。理发师也总是一把把地揪住我们的头发,只听到“咔嚓咔嚓”的细响,头发就像韭菜一样,悠然飘落,在系住我们脖子的围布上,落下密密一层。年轻的时候,是一缕一缕的青丝,现在飘零的是一簇一簇的银丝,触目惊心。

我每次都希望理发师能剪得短一点,但理发师却是个软心肠,总是手下留情,也许他是害怕我的头发长得缓慢,他要长时间没有韭菜可割,他割韭菜的手艺,岂不荒废了。其实头发比韭菜长得还快,尤其是在你不得意的时候,尤其是你潦倒落魄的时候。就像小时候我家的菜园子,家里越穷得叮当响,地里的韭菜就越瘦,跟我们一样营养不良,而条件好的人家,富得流油,粪肥也似乎更肥沃一些,滋养得他们家的韭菜也嫩嫩的,肥肥的,掐一把,都能掐出油脂来。

成年之后,我喜欢上了三七分,这个发型保持了三十多年,以至我头顶上的头发们,都习惯了自动站队,左派永远在左边,右派则永远站在右侧,势不两立。每次理好发,理发师用梳子往后一梳,左派们立即左倾,右派们立即右倾,自动分开,泾渭分明,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就算出了门,遇到了乱风,把头发刮得一时凌乱,你甩一甩脑袋,刚刚还纠结在一起的头发,就立即各就各位。也有人喜欢剃光头,一了百了。哪里能了得了?刮得再干净,只有头皮还在,就像地里的韭菜,都齐根割了,用不了几天,它就一定又长出一地的新韭菜来。

对付长发,要用剪刀,短发则需用推子。我喜欢推子贴着头皮游走的声音,“嗡嗡”的,像个小蜜蜂。推子贴着耳根,往上游走,“嗡嗡”的声音,忽远忽近,很像是瞌睡虫在门口召唤。真有这样的时候,我一时迷糊,被瞌睡虫临时带走了,脑袋突然耷拉下来,理发师手里的推子来不及躲闪,就在某侧的发丛里,撅了个坑。理发师只好用推子推去周边更多的头发,将坑补平,使头发们看起来保持一致。这次的发型会显得古怪,害得我好几天不好意思见人,好在新头发很快会长出来,掩盖住那点缺陷,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们身上发生过的很多过错也大致如此,时间会让新韭菜们很快长出来,并忘记被错割的痛。

最后,理发师会将我们的头发吹干,成型。我喜欢风在发丛里穿梭,每一根头发都飞扬起来,像韭菜在春风中欢乐的舞蹈。头发在摇摆之中,都找到了各自的最佳位置。这一定是我们的头发,最好看的时刻。你能骄傲地保持一整天,直到你夜晚进入梦乡,在一团乱麻般的睡梦中,将成型的好看的头发揉乱。你昨夜的梦有多凌乱,你的头发就有多凌乱。反过来也一样。可怜的头发和枕头一样,又被你的梦蹂躏了一夜。

只有一件事情,一向是让我不大满意的。每次理发师在割完了我头上的“韭菜”,给剩下来的韭菜们清洗的时候,他总是一遍遍地挠着我的头皮,鬓角两侧,已被他挠得生疼了,天灵盖的西北角,那块痒酥酥的头皮,他却总也挠不到。唉,看来挠头皮这个事,还真只能自己挠,就像人生中的痒,只能自己挠,人生中的痛,也只能自己去疗伤。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朝花夕拾 ■金维立

背影三叠

晨光漫过窗棂,总有一道剪影穿过我的瞳孔。宽大的校服裹着抽条的青竹,鼓鼓的书包压着单薄的肩胛,马尾辫在晨风里摇曳成新墨写就的柳枝。这场景重复了六百五十个清晨,却总在某个转角突然陌生。你肩线陡然拔高的弧度,让我一时茫然,这是从前那个牵着我手过马路的童花头小女孩吗?

那年夏末的蝉声里,你攥着我的衣角站在幼儿园门口。紫薇花瓣簌簌落在你的童花头上,风起时像蒲公英即将远行。当铁门在身后闭合的刹那,你细藕般的手臂无助地伸向天空,阳光从指缝漏下来,在水泥地上画出斑驳的掌纹。我数着青石板上三十二道裂痕退到巷口,终究没能替你捋平刘海。

秋分时节的小学丹桂盈枝,我混在家长堆里偷看你的背影。晨读声漫过讲台,粉笔灰在光束里浮沉,你踮脚够黑板的样子,像一株努力生长的向日葵。突然想起某个相似的秋日,我坐在中学教室里,透过玻璃窗看见母亲放下保温桶的背影。那时她鬓角初生的白发,正悄然爬上我的双鬓。那一刻突然读懂了“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原来轮回的齿轮从不曾停转,每一位母亲都曾是故园江畔数归帆的人。

而今母亲仍常常带着餐盒在黄昏叩响我的门扉,有时是煲了两小时的排骨汤,有时是金黄脆香的油焖笋,然后悄悄离开。楼道里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我仿佛看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晨晖里,小姑娘坐在凤凰牌自行车的后座,母亲的确良衬衣的后背洇着汗渍,在曙光中晕染成水墨山峦。

暮色漫上来,灶台上的煎蛋滋滋作响,如同倒带的胶片,几代人的剪影在岁月长河里渐次展开。祖母的斜襟蓝布衫漫入钱塘潮信,母亲的凤凰车铃摇落梧桐秋雨,我的碎花围裙系着灶火年轮,而你校服的衣角正翻飞着青春色彩。

或许,生命本就是一场盛大的目送,我们交替扮演着守望者与被送者的角色,而那些被剪碎的时光也终将重新拼合——当某天你的厨房飘出相似的香气,当你的窗口也嵌着某个青涩的背影。那时,我会坐在摇椅里,听岁月在紫砂壶中沸腾,看晨曦将你的轮廓镀成金色剪影。

闲坐烹茗 ■杜群智

赵碑亭记

萧山古称永兴,建城已有两千余年,历属越楚,古迹繁多,散落其境,余爱古,故临其地而颇多寻访,然后知有赵碑存焉。赵碑者,以赵孟頫书之而名之也,此碑今在湘师实验小学,古碑历经千年尚存,亦多斑驳,故为护碑纪念而建亭,名之曰赵碑亭。

元大德三年,萧山县学重建大成殿,张伯淳撰辞以纪事,延请赵孟頫书之。其碑刻至元及今,不见殿堂廊庑,而孤碑存焉。碑已斑驳,然字犹存,一笔一画,清晰可见。赵碑所在之地,于元时为学堂,于今亦为学堂,冥冥中又似自有其缘。余执教学堂,曾问之诸生,可知赵碑,诸生不唯不知赵碑,亦不知赵孟頫也。余继而问诸生,可知蔡东藩否?诸生问我,蔡东藩何许人也?余继而问,可知贺知章否?诸生答,知。余续问,可知贺知章祖地在萧山否?诸生讶,诗句之“乡音无改鬓毛衰”乃土音乎?余然之,继而默之。呜呼,余亦因此而知乡土人知乡土人,亦为难事。因此之故,着意访寻古迹,多有述作,欲广其见闻也。

萧山碑刻所存尚多,然余何为独爱赵碑?不唯以子昂之名高,抑余于子昂有所思也。子昂为宋之宗室,于书法自成一道,名高于世,臻于至境,楷书四家,欧颜柳赵。不唯书法,于画坛亦是执牛耳之人。倡古意,抒性灵,借得丹青笔,寄意画远愁。书画双绝,行楷兼通,山水花鸟俱工,有元一代,直为冠冕。书画之外,篆圆珠文印,著称于世。松雪斋文集,文辞高古。赵孟頫诗书画印,四者兼绝。

余读其传也,其学书,但有古之佳者,无不学之,自言:“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余不通书,然余爱读书之道,闻听此语,亦有所悟。读书之道,亦在精深,亦在得神,蜻蜓点水,最后不过雾里看花,水中捞月。人之一生,能心意坚定,用力于专一,固能于一道,得有所成。

陶宗仪言:“公之才名,颇为书画所掩,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才”。余深然之,子昂事元,终身不能得其用。古之士人,书画俱小道,经世为大道。李太白以诗文之煌煌,名满天下,然余读其诗文,乃知太白所喜,非诗文之名,而欲效法管夷吾,能治世也。子昂事元,世祖爱之,深受宠遇,然观其一生,位高遭嫉,终难经世致用,己虽达而终难兼济天下,徒可叹息。固所谓自用者难,才不难也。凡高世之人,大略有狷介之性。难以与俗俯仰,其道难昌,固赵子昂一人之困境乎,许非也。

千年以来,世俗变迁,斯人远逝,大成殿湮没无存,而碑记仍在,今之人可临碑而见其字,见其字而观其人,遥想文敏公风神气韵。当世及后之爱书之人,拓印临摹,渐进学书,子昂不亦传道之人乎?

风景独好 ■孔鸿德

我们来的时候,正是晒秋好时节,但见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橙黄的南瓜和各色豆类铺满广场的晒盘,再加上跳跃其上的点点阳光,让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当地村民满溢的喜悦。在婺源,家家户户都有晒秋的习惯,随着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晒秋更像是晒丰收、晒喜悦、晒幸福!

正是晒秋好时节

去婺源看油菜花是一个很久的愿望。但当地的朋友小俞说,人太多太累,油菜花哪里都有,这个初冬不冷,不如去欣赏晒秋,定有惊艳。我们欣然前往,同游还有夫人、潘益平、任晓红。

婺源是一个以整个县城命名的全域国家级景区,景点甚多,不仅峰峦叠嶂、峡谷深秀、溪流潺潺、林木葱郁,其古道驿站、奇峰怪石、茶亭廊桥、古树名木、高山花海、小桥流水等构成了极具层次感的自然景观。更留存有以徽派建筑为主体的人文景观,文风盛行、名人辈出。其原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骨子里承载的是深厚的徽派文化,主要语言为婺源徽语,典型的身在江西魂归徽,因此这里布局和建筑结构都属于徽派,是古徽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素有“书乡”之称,一代理学宗主朱熹就诞生于此。今“文公山”上的古杉群即为其于南宋绍兴二十年回乡省亲时在其祖墓周围按八卦布局手植,历经八百多年风雨,现还存16棵,被誉为“江南古杉王群”。

“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石门村虽是小小自然村,却是一个拥有800余年建村史的徽派古村。我们在村干部的引领下,沿着田野水泥路和樱花游步道绕村一周。但见村外青山远偎、沃野芳香,在冬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村边溪水萦洄、古树参天,月牙形绿洲半抱村落;村内石板小道、粉墙黛瓦,人间烟火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一幅天人合一的山水小卷徐徐打开,尘世的喧嚣瞬间被远远抛却身后,只剩内心的平和与这里的山水温柔相拥。

远处绿油油的田地里,背靠青山竖立着几个硕大的标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口摆满了各种农货,算是对青山绿水的践行成果。几棵老樟树,生生扎根在田地里,俨然石门村代代相传的老祖宗,粗壮的树干长满岁月的纹路,见证着村里的兴盛变迁。繁茂的枝叶好像一把巨大的伞盖肆意舒展,洒下一地斑驳的光影,凉风拂起,树叶沙沙低吟起悠悠村事。树下,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在拉着家常,讲述着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有小孩儿嬉笑奔跑,纯真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为安静的村口平添朝气;有几个回乡的青壮年在神侃五湖四海,“偷得浮生半日闲”。

小溪穿村而过,一路欢歌,是石门村的动脉。水清澈见底,水底沙石和游鱼清晰可见。溪边,几个妇女们蹲在石阶上捶打着衣物,欢声笑语随着水波一圈圈地荡漾开去。偶尔有几只鸭子在水中嬉戏,欢快地扎进水里,又扑腾着浮出水面,溅起晶莹的水花一朵朵,给静谧的小溪带来勃勃生机。河两岸落叶乔木形成一片原始生态,有的直拔云霄,有的卧跨两岸,有的婆娑爪牙,有的舒缓轻舞。弯口绿荫林下,一座环形雕塑内,两只蓝冠、黄喉小鸟雕像相依相偎,这里是国际鸟类红皮书极危物种蓝冠噪鹛的栖息地,每年4月到7月,小家伙们就会飞到这里来,在两岸的古树上筑巢繁衍。村民们也会自发组建护鸟队,撑着竹筏、沿着河水巡护,让蓝冠噪鹛们安心繁衍生息。

从小溪边绕进村内,沿着蜿蜒的石板路前行,眼前是错落有致的徽派民居。白墙黑瓦在日光下熠熠生辉,马头墙层层叠叠,如跳动的音符,奏响着时间的旋律。墙壁上,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是时光精心绘制的画作,自然贴切。每一道裂痕、每一片青苔,都深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走进古宅,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镶嵌在门楣、窗棂、梁柱之上。木雕人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或促膝长谈,或颔首微笑,或举杯畅饮,团聚一家其乐融融;砖雕花鸟鱼虫灵动鲜活,呼之欲出,或展翅高飞,或游弋水中,或结伴游戏,尽显自由欢畅的动物本性;石雕瑞兽威严庄重,或爪牙咧嘴,或横眉竖眼,或潜猎假寐,守护着这方神圣的家园。这些巧夺天工的技艺,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先人们的智慧与心血,也让石门村有了文化的发酵。

小巷地面青石铺砌、干净整洁,民宿、农家乐、酿酒坊、茶舍等随处可见。村中心的申明亭、蓝冠噪鹛科普馆、湿地公园研学基地、非遗展示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人文景观则处处展现着当地农民的智慧和内涵。我们来的时候,正是晒秋好时节,但见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橙黄的南瓜和各色豆类铺满广场的晒盘,再加上跳跃其上的点点阳光,让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当地村民满溢的喜悦。在婺源,家家户户都有晒秋的习惯,随着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晒秋更像是晒丰收、晒喜悦、晒幸福!

背包揽胜 ■傅志泰

原来董仲舒是萧山董氏的始祖,凤凰坞董氏家族是他的后裔;在文昌阁一楼的空地上,还有两尊与凤凰坞有关的历史名人的雕像。西边是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的石雕座像,东面是一尊著名爱国将领黄绍竑将军戎装立像……

凤凰坞的文昌阁

山清水秀的凤凰坞村三面环山,风景秀丽。沿着溪边村道,开进村口,一座庄严华贵、古朴典雅的文昌阁,在烟雾缭绕中显得格外神秘迷人。

在文昌阁西南入口门楼上,悬挂着“河上公园”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是时任国民革命军上将、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手迹。公园门口一对勇猛威武的石狮子守护在大门两侧。跨进门内,左边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石亭子,亭子中间立着一块大理石石碑,碑的一面是“功德碑”,刻着为重修文昌阁捐款的乡贤姓名和捐款金额,上面大多为董氏族人。另一面是“文昌阁重修碑记”,碑文说,文昌阁始建于五代十国,清乾隆十三年进行了重修。此阁由于战乱破坏,又年久失修,使之破败不堪,只留下拱形底座。重修文昌阁,拯救历史文化遗产是凤凰坞人多年来的夙愿,在热心人的推动下,2009年村里成立了文昌阁筹建组,发动群众捐款筹集建设资金,终于在2010年12月修建竣工,让这一千年古迹重放华彩。

眼前的文昌阁,飞檐翘角,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宛若古城楼。阁楼基座石拱形通道上,东西两个洞口门庭上是“腾蛟起凤”和“钟灵毓秀”两块石匾,三层阁楼楼顶正中上书“文昌阁”,二楼正殿大门上是一块画有四只金色凤凰图案的“凤凰来仪”牌匾,大门两边两根立柱上是一副“文昌阁内祭文昌,凤凰坞里出凤凰”的对联。殿内中间塑有梓潼文帝君的坐像,上悬“文明昌盛”匾额,匾上方是一幅鱼跃龙门的彩绘。文帝君塑像左右两侧是关帝圣君和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坐像,上面分别悬挂着“义薄云天”和“儒家天下”的匾额。殿外墙上挂着文昌帝张亚子、关帝圣君关羽和大儒董仲舒的简介,原来董仲舒是萧山董氏的始祖,凤凰坞董氏家族是他的后裔,怪不得董氏后人把他老人家请进了文昌阁供奉起来。文昌阁内的匾额和对联非常有特色,都是出自名家之手,为文昌阁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在文昌阁一楼的空地上,还有两尊与凤凰坞有关的历史名人的雕像。西边是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的石雕坐像,他长须飘飘,右手握着厚厚的一本翻开的书,左手捏着披风的长襟,慈眉善目,温文尔雅。传说施耐庵就是在凤凰坞文昌阁里,写出了千古不朽的《水浒传》这部名著。东面是一尊著名爱国将领黄绍竑将军戎装立像,他左手紧握战刀,右手在胸前拿着军用望远镜,目光坚毅,威风凛凛。黄绍竑将军曾于1938年8月7日亲临河上检阅萧山县抗日自卫团队指导抗战。1949年3月他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成员赴北京谈判,1949年8月联名宣布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他身后是一堵“浙江省政府序列抗战牺牲公务人员名录墙”,共刻录了140位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公务人员名录,供人们缅怀悼念。抗战期间,萧山县政府曾几次迁入凤凰坞村办公,该村是萧山的战时指挥中心。

凤凰坞村人民是勤劳勇敢的,现在的凤凰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太平盛世,文昌阁才有了焕然一新的新气象,“梓潼文化千载颂,儒学精华万世传”,在这个崇学向上的美丽小山村,山窝里一定会飞出更多的金凤凰。

湘湖诗会 ■夏华

人间最美四月天

四月的天,阳光下的柔
轻盈温润,如风
清纯明亮,似星
八面风雨,点洒了芽的绿
一树树芬芳,满山缤纷
繁花,春光,如约而至!

四月的天,诗文中的你
戴上一束花冠
裹着淡淡的幽香,伴风舒展
在云烟里,月圆的朦胧下
悠然舞动
在小溪旁,在花簇中
天真轻歌

四月的天,悸动的花
是情,是意,是缘
是一滴细雨悄然的爱
是一个拥抱浅浅的暖
是枝头鲜艳绽放的笑脸
是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的希望
四月,是青春
一路的澎湃,有你
轻波上的荡漾,有你
秋收的盼,有你
你在那山,那海,那路上
以奔放,盈满
——人间的最美!!

湘湖春行两首

■萧祖能

七律·湘湖游

越王城下碧波柔,八千年古渡舟悠。
青山倒映湖中画,绿柳垂丝岸畔绸。
云影天光共徘徊,荷风桂雨各春秋。
陶公钓矶今犹在,不见当年范蠡游。

七律·绣球花

雪魄冰姿簇玉团,东风剪就碧阑干。
低垂粉面羞春老,乱掷琼珠怯露寒。
蝶恋香魂迷旧梦,蜂痴艳蕊误回鞍。
谁家巧手抛针线,绣得云裳月下看。